



八音盒中的姑娘
在你翩然起舞的环视中
是否依稀记得
那个缺了腿的小锡兵?
音乐声起
我想再次打开绘本
抚摸那座, 童话镇

白杨

■李轩

坚挺着的
是充斥在胸中的, 不甘
通往罗马的是
千丝万缕的根
随风飘散的是
生命跃动的节拍
漫天黄沙中
你看不清的
是我的坚毅与信心

最后一面

■李乐乐

碧蓝的星球, 曾是我
清澈的眼睛
我的鳞片, 一次次
脱落
要以另一种窒息
去换来解脱
我甘愿, 露出我
唯一洁白的肚皮
我只是, 一条大海中
溺亡的鱼
我浑浊的眼泪里
早已忘记了大海的
颜色

新锐诗人

在坚硬的生活里种植

■漆宇勤 (江西)

他们告诉我在偶尔坍塌的混凝土块上
种植春天里开花秋天里结果的草木
就有可能繁殖出柔软或温暖的泥土
让一个在丛林里疲于奔命者歇歇脚

请原谅一个人对这世界格格不入
或内心的寸步不让
他始终不能走出童年里绿色的幻想
在城市里学会水泥般的硬心肠

我曾经偷偷喜欢过很多事物:
读过的书, 久不落下的夕阳
春风里长发的女子。我牵着她小手
在坚硬的生活里种植那些
春天里开花秋天里结果的草木

世上没有多余的疼

■刘良伟 (河南)

世上没有多余的疼
所有出生的疼
都被一位位母亲承受

世上没有多余的疼
所有成长的疼
都被一颗颗年轻的心包裹

世上没有多余的疼
所有死亡的疼
都被一堆堆黄土填平

世上没有多余的疼
所有思念的疼
都被一段段时间带走

身份二重奏

■刘仁普 (广东)

白天的工厂载满现实主义者的
身影
他与所有的打工者
正在机器急促的声音里穿过

暗夜的灯光载满沉醉者的梦
他的诗正在跳跃
但没有诗行

生活突然被日子戏弄
我站在色彩斑斓的天桥上
一座醒着的桥

身份演奏着不醒的歌
它优雅的歌声匆忙走进天空

石磨的记忆

■曾庆忠 (湖南)

一只石磨静静地坐在老屋一角
似乎还散发着五谷的香味
那个艰苦岁月里的旋转
已经被新的机器所取代
曾经齿槽上的每一次律动
是父亲带给童年的快乐
母亲把一勺一勺的辛劳喂向磨眼
流出一汨汨甜蜜的日子
石磨仍然期待着用旧时光的齿轮
咬住新生活的边

在五台山

■许良才 (福建)

在五台乐山零距离亲近大自然
走一走千年的古官石道
看一看红日冉冉升起, 霞光万道
感受一下“春风得意马蹄疾”
云卷云舒, 心中自有一片祥和之气
在千年古刹灵应寺感受它的气势宏伟
弘一大师一床一窗, 一桌两凳
一孤灯、一斜影、一老僧、一心修行
“倒抛竹”、绿油杉、枷吊藤、
佛音
把我们带入一个清凉的世界中

火炕上的针线筐箩

■张爱琪 (黑龙江)

针线筐箩, 鞋底, 纺线垂, 坐在
在热炕头的老奶奶
针线筐箩装满老奶奶的梦和希冀
纺线垂转了一圈又一圈, 转走了
似水的流年
千层底的布鞋, 踩出一条回不去的路

岁月不经意间走了很远
踌躇的脚步, 难以走到彼岸
土炕上的针线筐箩, 成了怀旧版的诗篇

在大地的根部

■夜樱 (河北)

当一场秋风

缓缓走到季节的深处
又一片叶子
走出了周身的青绿和阴影
告别高枝

像蝶一样飘落或低低地
飞翔, 起伏
远山近水以及麦田, 在起伏
他乡的月光
在思念的分行里, 起伏
镰刀, 掀开土地金质的内部
挥舞出, 锋利又爆浆的流线

——波浪深入大地的根部
万物便长出了
具体的忍耐
和永恒之美

沐浴在星光的海洋里

■陈泽闻 (福建)

闪烁的星光, 点缀在夜空
那无尽的星海, 闪耀着奇妙的色彩
像是一幅美妙的画作, 让我陶醉
我沐浴在星光的海洋里
思绪翱翔, 越过星际的边界
夜幕如墨, 拥抱了我思绪的飞翔
在星光中, 我找到了力量的源泉

神把自己捏出来

■黄昭龙 (海南)

世界上
有没有神

应该世界上
本没有神

只是人们相信
是神把自己捏出来了

只不过是人们把自己
困在幻想里罢了

深秋, 我想外婆的小月饼 (外二首)

■董哲 (广东)

清冷的早晨
我在镜子前捋了捋头发
岁月隔着玻璃深深刻进我的生命
风霜染白了双鬓
经历和白发一起生长
这里坐一会儿
那里站一会儿
就是一辈子

人生如梦幻泡影飘忽不定
在混沌的世界孤独挣扎
空壳的皮囊终会耗进尘土
跌跌撞撞中喂自己一粒糖
喝一口醇厚老茶
故乡的那棵歪脖子枣树
苦涩的末端滴着丝丝甘怡

城市的月光很硬
就像钢筋森林里的万家灯火一样
冰冷
小时候的乡下
无法想象的赤贫和寒冬
总有一种欢快的温暖

我坐在雨后的苍凉小巷
对着随风滑落的黄叶微笑

含泪的落叶是对大地最虔诚的亲抚
日子就像外婆做的小月饼
香甜的圆心透着绵长的怀念
每一天都生动而干净地过

烈士墓碑前的团圆饭

这个飘着细雨的中秋
一个叫潘志毅的烈士
在自己的墓碑前和家人团聚

向火而行的儿子
总是临危受命
在陵园的这桌团圆饭
是两位普通的父母
宽慰着儿子孤独的心灵

十五年了 每当特别想儿子时
他们总会过来陪儿子吃一顿团圆饭

桌子上都是他爱吃的菜肴
还有他最爱喝的可乐
或者带上一束鲜花
在儿子的身边坐上一天
跟他说说话 聊他小时候的事
也聊他们现在的身体和思念

在烈火中永生的儿子
告别了那二十年的青春年华
这血肉之躯守护的无私荣光
成了父母永远的遗憾
也成了他们一生要等待的人

打给天堂的电话

那个电话
她是打给儿子的
而她的儿子
十年前已经去了天堂
一场意外把她的儿子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她的思念就像那根电话线
一头连通着天上和地下
一头连结着她的心脏

想儿子了 尤其是万家团圆的时刻
她实在抑制不住内心汹涌的折磨
颤抖着拨通那个熟悉的号码
那头的声音不是儿子
她一点也不意外
哪怕被骂作神经病
可她就是想再拨一遍那行数字

这次的通话却让她很意外
电话没有被匆匆挂断
她说“我这样给你打电话会不会影响你”
号码的新主人回答
“我也没人说话
正好陪你聊聊天”

对于接听电话的人来说
可能就是倾听了一下别人的故事
但对于思子心切的母亲
这个电话就是一束光

雪峰山的月 (外二首)

■江单 (湖南)

黑夜像一只巨兽
开始吞噬光明的时候
雪峰山的月
总会及时带来光亮

这如墨的黑
一直压在我们心头

就像这世界无处不在的罪恶
一直压迫我们一样

从雪峰山后面爬上来的月
合着蚂蚱的轻吟
和猫头鹰低沉的叫声
他们一起呼唤黎明

再黑暗的地方
总有一丝光亮
这丝光亮
是雪峰山汉子心中的
那份执念

让黑暗去黑暗该去的地方
让光明来光明该来的地方
我和小伙伴们一起
在雪峰山高高的山顶上
希冀和等待

在静谧的院子我想去放牛

坐在黑夜下的院子里
将所有声音屏蔽在耳外
望着那深邃的夜空
我想和月亮一起去旅行

这个雪峰山深处的院子
总让我想起儿时母亲的怀抱
这种安静的感觉
是城市从来不肯给我的

去草丛里寻找秋虫的家
肯定不是我小时候给他们准备的那个
我和秋虫一起住在这个院子里
我是它的小伙伴
它也是我的好邻居

静谧
夜晚是静谧的
我的心是静谧的
院子也是静谧的

他们都怕吵着我的美梦
他们都知道
明天清晨
我还要带着小黑狗
一起去放牛

在一个满是蚊子的地方和黄牛交朋友

雪峰山的深处
是蚊子的家
也是我的故乡
我和蚊子有一个共同的故乡

在这个满地都是蚊子的地方
去寻找一群住在山上的鸡
他们的鸭子和大鹅朋友
也是我的朋友

我去和黄牛交朋友
黄牛不认识我
它喷着粗气满山跑着
就不想和我聊聊天

我淌进小溪
这溪水
是我和鸭子们都喜欢的溪水
还有那两只大白鹅
在不远处说着悄悄话

去一个满是蚊子的地方
和黄牛交个朋友
我和黄牛约好
下一个秋天
我会和它再来做朋友